

30

25

20

15

10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九  
集尾

13  
1056  
16

13  
1056  
16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王安石介甫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裏子成增評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名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

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眼光已注財力上矣

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是公本意却收入於人才不足頂中去

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譴譴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

此荆公病根至死不除得者

沈曰已上言法度不可不知而所以知法度者在乎法先王之意

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

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足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

自篇首數折而來始入人才。沈曰：從法度引出人才以下專就人材言。之陶冶成之籠罩通篇。

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

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引孟子喚出法字  
與人才總合極好

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周為虛引其實，此陶冶之目却援商治結之以下宜入再洗發法字以陶冶，而可者特再提周為虛引其實，此陶冶一緒不必處陶冶，以肅文氣使讀者着眼耳。此法自荀卿來。

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諸云已上層層出落提繳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統冒通篇最得局景得勢自是大家妙境此處將入實際又援商周二証以引之

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道而巳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

只一義養中

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

幹幹生枝由於幹幹由千一本議論愈煩多格

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

愈整齊讀者識得此法方可作長文大篇

沈曰已上言欲舉行法度不可不陶冶人才

沈曰先用提綱以

下分應有條不紊

方是大家文字

沈曰已上申言教之之道自來言天下之事者槩皆先言當今之弊而說救之之勢皆先言當今之弊而說救之之勢引先王之法以實之是常套也荆公却先引商周證當今人才可陶冶而成次即舉三代成才之法立四目然後說當今之不然四正四反使讀者對照領解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

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畔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免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

孟子易其田疇章前第二節意

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

人見其雅正吾知其新變也

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流殺之法上二條說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蒙衣服小罪也儲云此處稍露本相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養之之中又分三目而本旨所重在

裁之以法上讀者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要着眼窺破擢筋捉脈不墮其雲霧中此至誠懇惻之心即他日執拗不回者也沈曰已上申言養之之道

順上之欲而履行之有一不帥者此亦申商韓非之術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

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sub>使</sub>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

沈曰已上申言取之之道

其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處之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効。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慘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

沈曰已上申言任之之道

篇末勉字断字已暗伏在此中  
沈曰已上四段正說已下四段反說

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令。總東上文或爵王關內侯漢代守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

前四段立案

入四反處不着提語後段皆然唯於結處見之與四正異樣文法避板也取牆壁具而已罵得輕薄是基本色然從前援引經術文氣大雅此處不可下一俊拔語

之官長此四段映發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學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

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取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股。文試。土以來正坐。此病所以人。才。日。下。而。國。家。不收用。人。之。益。此又開出。一。晉。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

此則屬確論矣。西土通弊君相人人知之而不能革者。

本朝無此事。然本朝併無補之學。無有也。

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乏。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於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儲云漢唐猶之用。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

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經術為實用。大發把。

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三畧俱在其中。舉而六韜。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謾謾然常抱邊疆之憂。而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謾謾然常抱邊疆之憂。而

本朝兵權歸武門  
亦職是之由

沈曰已上教之不  
以其道

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

北亦確論本朝當  
今諸府吏胥為奸  
亦職之由

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

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

養之非其道一段  
通篇本旨所歸重  
於此洗發之

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内。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纵。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事兩引。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理財一節意稍溢  
出條目之外蓋其  
本意所注不覺失  
口至此也

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貢盖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

司其禍已不貽於此

制置三司條例

下三刑字語氣激  
昂而筆透紙背此  
又其素心所在故  
然

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

沈曰已上養之不以其道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恐養誤

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

筆法繚繞纏縛如老吏舞文巧詆使人不得出脫此等文氣自韓非來荆公天資刻薄慘覩少恩其人似韓非其政似韓非故其文亦似韓非

所以取士之道而歛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嵒。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

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

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

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州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擣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

沈曰已上言取之不以其道

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久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徒。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

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薄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乏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

抽出

一篇中筆墨飛舞  
躇躊滿志處正在  
處之非其道  
二段而其神理血  
脈實貫養之非其  
道段來是本意所  
滙也故於結語見  
之不唯故變文法  
也

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下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中以異。故也。臣前以謂文法。

沈曰已上言任之  
不以其道  
此一結所謂方派  
飛流注在一壑者

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膾。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論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

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

沈曰收卷前文提綱四正四反又生出下文五事篇首自無法度入無人才而此處仍以人才為結法度却在文法恐不免者即變法之事故下二段曰改易更

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

革曰施為變革然勉之斷之兩結仍着成人才句已不免故意牽合

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母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

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  
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  
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  
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  
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  
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  
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  
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

仁宗幸不勉不断  
神宗一勉之断之  
而宋祚促矣

沈曰生出勉之一  
層

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  
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  
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  
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  
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  
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  
不敢為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  
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剏法  
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剏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  
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

元祐黨碑上無數  
姓名皆荆公所視  
以為流俗僥倖之  
人者也

不廢矣。惟其剏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本意所注再於此洗發之。

刑名之學此介甫所以姦也不廢矣。惟其剏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幸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

青苗免役何其天  
下順悅之人之衆  
也

沈曰又生出斲字

以作歸宿

沈曰已下總見已  
說之可行

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收得盡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

遷闈則然矣熟爛  
則未也唯遷闈故  
天下不便之唯不  
熟爛故已亦悔之

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貞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

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

究竟不脫才字

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儲評可謂窺荆公  
手腳者矣

儲同人云。荆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却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

陶冶人才。以行先主之政。此立言大意也。前提出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綱先用。正說以申之。又用

反說以形之。總束前文。又生出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三項。又轉出勉之斲之。以作歸宿。末又勸人主排衆議。以行己說。他日變更成法。以毒禍天下。隱兆於此矣。然其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嫋法則。極長篇之能事。紀綱頽靡。以後固須振攝一番。介甫特執拗太過。未免矯枉而戾乎人情。所以紛更兆禍耳。若謂其言全無足取。恐未必然。

沈叟入荆公陣隊  
中而不能出其評  
人人所得而見而  
不能洞視其所不  
得見處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適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入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文主雖有過人之材

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

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捲捲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頗得大臣格心之義此孔子所謂不以久廢言也文亦典雅要通明不須枝葉

原過

如此語調昌黎之  
後唯半山有之

天有過乎。有之陵歛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sub>伊尹</sub>庸<sub>之言而改其庸</sub>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

蘇家不如此古鍊

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慕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慕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即无咎善補過意，却說得異樣新穎。作文固貴務去陳言哉。○生平極怙過之人，而言補過以復其性，殊得聖人之旨甚矣。言不足憑，而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短句起勁拔之甚

性情

此李翹說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性惡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

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

就譬喻結上意又  
用長句

忽拈出性字為轉  
仍為結又用短句

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性即理也。情即性之動也。孟子即情善以驗性善。則情非惡可知矣。自李翹云。人之所以為聖者性也。其所以為惡則情也。於是宋儒遂有性其情情其性之說。而情遂歸於惡矣。此本中庸首章及孟子。乃若其情節以疏解駁辨之。其說乃不墜於雲霧。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王安石介甫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襄子成增評

周公論

見荀子堯問○篇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

確論

士遊公卿者不足  
言者此論最確最  
快

似柳之桐葉辨而  
彼簡錄此流暢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侯羸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以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

產聽鄭國之政，此段回波游行以申前意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闔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為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

平

其文則奇其論則

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為正士者。不當遊公卿之門。而周公為政。自當養士於學。薦賢於朝。不止日與士接。諍一時豪舉也。

作讖案文字。須胸次有大頭腦。大把柄。乃能折服

前人。

禮論

劈頭言不知禮後  
數言反復言其不知禮是古文定法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老泉本此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而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訕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跪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

言主處短

言客處長

然字轉自客入主  
前段短長相反至  
此乃半矣

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是荀卿意說仍此良知良能處如是。故荀卿以為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東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本於天順乎性一切委曲繁重之為皆聖人因

半山善就譬喻為  
結其慣用手段

暗形容天宇

其性之固有。而導之使還其天也。篇中攻去荀卿之說。借喻意透發正意。醒快絕倫。○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句仍不無語病。聖人因之。非刼之也。

平山諸論中此篇

最平允其文亦非  
其常調

莊周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以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以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排宕兩意一小結

題腹一大段分為  
兩節

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謫詆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曲○曲○傳○出○著○書○苦○心○橋弊是主意

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鉶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

又以一節襯貼之

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以心字換意字自前第說入而沾應起處使讀者不覺手法極敏構法極密

終歸意字

以莊子為矯。世立說。正中肯綮。立論不掃莊子。不傷聖道。筆筆折面面圓。此極經營匠心之作。○釋

一結極以大蘇

氏之徒。引以為虛無之証。談養生者。又援其言以為長不死之方。去立言之旨遠矣。予有讀莊子篇。足以暢王氏之說。而不襲王氏。願以就正立言君子。

與韓歐二作較視  
獨以勁拔見勝足  
以鼎峙

上田正言第一書

名況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跋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謾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句法拗折處此公  
勝場

舉其言愧其心亦  
有生色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盡文法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瘳腫為瘳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此結住甚勁似柳環末以人之疑以數層往復而歸於獵取名位文勢回予厚結法

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到底以疑字解字。不能解收前二說。文情極勁文体極凜。

為結

又以疑字結住以  
不能解收前二說

文情極勁文体極

凜

到底以疑字解字

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宜與韓子爭臣論。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同意。而彼則闇闇此則侃侃。由所養不同也。入手據正言對策作案。以下層層翻剥。與孟子謂蛾蠾據其請士師作案同例。古人文章各有原本。但化其面目耳。

勝南豐謝歐書萬

萬

士言分家詞

卷三十九

九

答韶州張殿臣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績。餘烈使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

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名位不顯。一難又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寢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文帶風霜之氣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私獨安能無欺於真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從來史書之病。痛切言之。則未擅才學識三長。秉公正不欺之志者。未易言作史也。讀中一段。令人

凜凜懷人禍鬼責之懼。○錢受之素推史才。然是否往往不公。况以淺學之人。挾自是之見。悻悻然遽操史筆耶。以云良史。恐未必然。○荆公父名益。官都官員外郎。

與趙禹書

即夏人。

某啓議者多言。遠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閑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就倔強二字。言三重複之文。愈有姿意。愈明了。

兩意分層其謀甚  
老其文甚鍊

某啓議者多言。遠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此為要。

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苟能如此亦不愧  
宰相矣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大平之遺。

訓而發之不如追而復之之難。果爾。青苗市易天下爭者如蝦毛而起。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廸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千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

謹序。

不用鋪排。簡而能莊。諸經序中。以此篇為最惜乎。

泥而用之。遂至於亂天下也。○愚嘗謂周禮本聖人殘缺之書。漢代劉歆之徒。綴而完之。以亂聖人之經者也。後人治經。當取其純粹。略其踳駁。乃安石棄其善者。而惟取泉府一言以行其私。有不為天下禍者哉。愚向有周禮考一篇。備詳其說。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急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本末內外而所學必皆盡其材具舉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南豐正說長反說短此篇則一正一反大抵相當唯正說長故人讀之易厭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古今對舉之法正反作文間架每不出此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

法字伏後案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借林君口中合古今甚好

以噫字生出議論矣字小住以固字而字轉下以也字住着再以夫字起議論以雖字焰應上文以也字住三以夫字起議論以也字住結句冒於是二字句脚不復置虛字咄然而止此等處比南豐較峭潔

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氣收卷此種清枝處轉近漢人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

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論所以立學處詳明醇備與宜黃學記相同而曾則溫厚此則清梢並為名作。

桂州新城記

人字伏案  
具字伏案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令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出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

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大焰應

結人字具字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夸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兩層並收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修治城郭。乃設險守國之道。文更推進一層。見禮實無形之城郭。固為守國之本。而禮教既修。又當設有形之險。以為捍衛。兩者不容偏廢也。中一段湛深經術。而回幹無痕。臨川文中極典重醇厚之作。

荆公之文此景若

逸冷雋是文品高  
人一等處

此與墨池記極相  
似然彼一意層累  
此則兩段叙事而  
忽以一結意出題  
外然後入題再照  
前三段翻出奇波  
意更出題外末則  
以道宕之筆感慨  
一番烟波嫋嫋非  
墨池一泓水可一  
覽而盡者比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

臨川之芝貴於天  
子而四海被其毒  
宋祚為之促矣此  
予之所以歎也

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因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李厚菴云。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極有相似者。  
峭而折用意多在題外。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縣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日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以所得也。余於朴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有志有力。而又有物以相之。其終不能至者。則亦無如何也。借題發意。文人之當然必說。破正旨。此只於言外遇之。又是一格。○用筆最折。

楊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

不記。修造是省筆。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

着戲言更有悲

文章不可無此一段。形容逼真處無此欠色態。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乏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後段見儒者不能行聖人之道。而浮屠氏能行其師說。用意在題外也。一頓一折。耐人領取。此最是介甫擅長。

句法字法大似柳

州

荆公執拗故文亦長於拘折是三蘇所不及

虎豹與雞狗相映帶在於有意無意

間雞鳴狗盜一語數番重複生姿致妙在一順一逆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簡而嚴。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此言人之言。不藉推崇而重也。

半山誌銘不如歐  
之色態活而其簡

鍊雅潔亦足為後

法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  
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  
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  
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  
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  
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  
用。尚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  
二矣。字生議論亦  
所以別於後段官  
外平叙處

体

出孔子於最末得

曾平 大家文讀本

先叙立朝大節然後平列出入履歷

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結名聞天下。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儻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文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糺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

爭職不阿。或糲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糲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

平列内外出入官  
述畢又叙婚娶子  
姓畢然後叙處世  
接物以及不惑妖  
祥處最後出擊蛇  
一事為結構極  
有次第擊蛇一瑣  
事却與篇首立朝  
大節相應此作者  
匠心也

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

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作傳志須叙瑣屑軼事。然不得轉。以此作主文。○只借作餘波具見布置之妙。○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道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軺權彊所忌。讒謗所離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請太后還政。及爭郭皇后之廢。皆大節所關。故特詳之。後出知五州。皆用虛叙。天子受知後屢見抑。

沈評至當然想半  
山作此誌時思路  
筆神始專注於此  
故置之最後掉尾  
使全神活動

沈評四字允當不易

於執政故隱約其詞而未以軼事作敗位置極佳用筆亦復清剛簡貴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大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

笑。俗。反。襯。許。君。此。提。客。位。  
世者也。其。觀。語。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  
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  
武。命。實。為。之。謂。之。何。哉。  
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  
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瓊。不。仕。  
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銘。不。讓。韓。  
有。拔。而。起。之。莫。擣。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中間藏過一命字。鬱屈瑰奇。空中發論。志銘中別  
開一體。

祭范頴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懼。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知饒州。歐公以下俱謫。指呂夷簡。公以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指公風節言。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誓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饒潤。閩陸三州。施有餘澤。如灑河江。  
○指公所上事。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鼙獮狂。  
○西夏。公碑文所。謂治也。與除荒亂。

敢騎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指秋青。孫復尹洙。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内外完好。  
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  
○指公所上事。復出為陝西路安撫使。知杭州。指公所。  
謂宜考。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和其色。辭傲許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

敝縕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埋於深孰鍛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文有叙生平者。有叙兩人交情者。此叙文正公  
生平即可作墓志看。

祭歐陽文忠公文

起四語泛文

夫事有<sup>及</sup>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  
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  
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  
雨之驟至其雄辭闋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問平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述遭

似南豐祭老蘇文

似歐公畫錦堂記  
稱韓魏公處

篇首至此一意說  
下至此以一然空  
為轉捩言所以祭  
之意

盛衰興廢之理是  
歐公伶官傳中句  
用之祭公下字似  
欠當前段稱其文

困躉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  
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  
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後段稱其功業故  
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結前起後段  
下一又字以然字  
總束以而况字歸  
于自己應篇首而  
又何悲極結構之  
文非一氣奔馳者

一氣奔馳不可控抑○此即介甫詆為在一國則  
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而祭文又推服如  
此豈由中之言耶特其文可與子瞻篇並傳

癸未二月十八日  
再閱至此時階前  
瑞香盛開筆研皆  
馥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村人遠。

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耶。  
○意。井。為。中。材。以。下。警。醒。  
○重。此。語。  
○頓。折。折。意。  
○又。開。一。

勸學之語。婉轉切至。傷仲永不獨為仲永也。聰明子弟。宜懸為座右箴銘。

舍公將西歸苗此帙付我曰寄子架上縱子翻、閱  
之次有所見不妨雕題余唯畧石徑烹茗而燈下醉  
餘時出朗誦或有會心欣然援筆數卷之後示覺成  
蟻聚蠅集是以前跡於後、來又加筆于古使粗相  
偏蓋自庚辰之冬至癸未之春緩焉雖不遠之質  
敢月旦古作者不免僭妄之嗜字涉如矮人觀場也  
人嗟歎忘經世中甘苦者自能知之

山陽外史

草山常書



嘉永七甲寅年十月官許  
安政二乙卯年十月刻成

高齋精一藏版

江戸横山町三丁目

領行書林

和泉屋金右衛門

# 三都

## 書物

京六角通  
同三條通

大坂心齋橋通

同心齋橋筋葵太郎町

江戸横山町

同博勞町

同通二丁目

同茅丁

同通二丁目

同芝神明前

同下谷御成道

英岡山城田屋佐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同同同新兵衛  
須原雲寺嘉兵衛  
出雲寺佐兵衛  
同河秋出伊兵衛  
内屋太郎衛門  
寺文次喜郎衛門  
太左衛門  
次喜郎衛門

## 問屋

同芝神明前

同下谷御成道

同通二丁目

同茅丁

同通二丁目

同芝神明前

同下谷御成道

同通二丁目

同茅丁

同通二丁目

同芝神明前

同下谷御成道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414